

本朝

理學臆叅



學菴類稿

理學臆叅卷上

余於諸儒先理學之書雖素誦習不敢輕事丹黃實冀學問少進方加評隲顧念年已耄老恐不復有進異時學者不知歸趨一墮王陸雲霧中為害匪細因奮筆批閱標出宗旨其他後人之書亦一一為之別白駁正以示來者竊於聖學正傳思捧土以增泰山之高掬水以益河海之大云爾
○批閱既畢命兒輩摘錄成帙名之曰理

青浦



深
一字
全語



學臆叅以便就正有道補我未及云
伊川先言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
言則包四者

讀經須知此不但仁也

鬼神者造化之迹也

以物之體言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此即太極本無極之義

橫渠先生曰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此
虛實動靜之机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
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為風雨為霜雪萬

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此即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之義與程子動
靜無端陰陽無始之言相發而非相悖也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

以體乎物言亦與程子之言相發

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
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
而至不疾而速也

此即是耳順從心所欲不踰矩氣候

伊川先生曰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
則反為不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

觀天地之化乃可知

學者恒苦伊川先生之嚴觀此條何嘗不寬大和易

伊川先生答橫渠先生曰所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厚之氣非明睿所炤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窒小出入時有之更願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

極中張子之病然自是張子文筆如此非真病也

橫渠先生曰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既言夫子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

以仁為己任不以苟知為得必以了悟為聞因有是說

看聞字甚有味朱子不取以釋論者以其非正解也然其言自佳故存之近思錄

博學於文者只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通

惟剛中故心亨

游定夫問伊川陰陽不測之為神伊川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底問

與子路事鬼神之間同程子所以斥之。學者徃犯此論語所以云切問也

明道先生曰今學者敬而不自得又不安者只是
心生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
也恭者私為恭之恭也禮者非體之禮是自然底
道理也只恭而不為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須
是恭而安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非是道獨善
其身要人道如何只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只
是箇循理而已

以循理為主敬便自安逸循理則心常活而自
不放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
一循乎理因物付物無意必固我則心常活

生之謂性，即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
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
理有善惡理字非性理之理猶云自不能無善
惡也

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
人生靜以上天命之初才說性時着人說便已
不是性不是天命之性

學者須先識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
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
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
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

天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為大樂若反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已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存習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象山陽明皆祖此一段議論明道言以誠敬存之又言惟患不能守王陸之學少却誠敬二字果見仁體亦不能守况其所見不過心之知覺欠却理字安見性中仁體所以卒歸禪學而與程子相背而馳也

學者須學文知道者進德而已有德則不習無利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蓋先得是道矣學文之功學得一事是一事二事是二事觸類至于千百至于窮盡亦只是學不是德有德者不如是故此言可為知道者言不可為學者言如心得之則施于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譬如學書若未得者須心手相須而學苟得矣下筆便能書不必積學

學文進德似不可分觀博文約禮之教孔顏授

受未嘗遺文程子此語非記者之悞或為徒博者戒有為而言也。細玩學書一譬下筆便能書畢竟從心手相須而學中得未到得能書已是成德氣象原未嘗教人棄學而求德也。行礼不可全與古泥古須當視時之風氣自不同故所處不得不異如今人面目自與古人不同若全古物亦不相稱雖聖人作亦有損益

觀此條則今日家禮中不宜於俗者不可全泥交神明之意當在事生之後則可以盡孝愛而得其饗全用古事恐神不享

當在事生之後仿事生之禮為之也天地設位而易行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熄矣易是箇甚易又不只是這一部書是易之道也不要將易又是一箇事即事盡天理便是易也

易不是書是易之道即事盡天理便是易說得十分斬截即事二字更有著落不為王陸影射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此與敬以直內理同謂敬為和樂則不可然敬須和樂只是中心沒事也

敬到熟處便是和樂

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者溫潤之物若將
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佗箇粗礪底物
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侵陵則脩
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便道理出來
我一生徃，於此得力

後世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矣，猶之田也，其初開
墾，蔣種甚盛，以次遂漸薄，虞帝當其盛時故也，其
間如夏衰殷衰，周衰有盛則有衰，又是其間之盛
衰推之後世皆若是也，如一樹方其榮時亦有發
生，亦有彫謝，桑榆既衰矣，亦有發生，亦有彫謝，又
如一歲之中四時之氣，已有盛衰，一時之中又有

盛衰推之，至于一辰，須有辰初辰正辰末之差也
今言天下之盛衰，又且只據書傳所有聞見所及
天地之廣，其氣不齊，又安可計，譬之一國有幾家
一家有幾辟人，之盛衰休戚，未有齊者，姓之所以
蕃庶者，由受姓之祖，其流之盛也

盛非一日之積，衰亦非一日之積，當其盛也不
葆護之，則一衰而不振，苟其衰也能壅培之，則
既衰而復盛，觀于草木可以知人事矣

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曰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
道曰仁與義。又曰：一陰一陽之為道，陰陽亦形而

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

形而上之道即在形下之器上見也截得非是截斷截開乃是指出之義上下分明者上即在下之中分明一口道破元來只此是道不須另去尋形而上之道故云截得上下最分明猶云指出上下最分明也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云云易畢竟是甚又指而言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示人之意至此深且明矣終無人理會易也此也密也是甚物人能至此深思當自得也

易是陰陽變易之道本屬氣而理在其中在人身上說則敬也誠也即事盡天理皆所謂易之道也此字指天理而言理本於天成之自性故曰密

醫者不諳理則處方論藥不盡其性只知逐物所治不知合和之後其性又如何假如訶子黃白礬白合之而成黑見則黃白皆亡又如一二合而為三見則一二亡離而為一二則三亡既成三又求一與二既成黑又求黃與白則是不知物性古之人窮盡物理則食其味嗅其臭辨其色知其某物合某則成何性天有五氣故凡生物莫不各

有五性居其一而有其四至如草木也其黃者得土之性多其白者得金之性多

逐物有逐物之性配合又有配合之性其理精微醫書未曾說到五常在性中遇感配合而出輕重多寡經權萬有不齊非窮理之至者不能得時措之宜也

政也者蒲蘆也言化之易也螟蛉與果蠃自是二物但氣相似然祝之久便能肖政之祝人宜甚於蒲蘆矣然蒲蘆二物形質不同尚祝之可化人與聖人形質無異豈學之不可至耶

朱子釋蒲蘆不取夏小正之蜃及詩之果蠃而

取沈括之蒲葦者因其字之近且義之切于地道而斷之或問中有說可攷且曰此等瑣碎非大義所繫既無明文姑闕之往年于吳門遇一山左狂士痛詈朱子舉此註為不識文義其人放辟邪侈歷詆先儒妄談大約類此未久病心風而死

問性之有喜怒猶水之有波否曰然湛然平靜如鏡者水之性也及遇沙石或地勢不平便有湍激或風行其上便為波濤洶湧此豈水之性也哉人性中只有四端又豈有許多不善底事無無水安彼波浪無性安得情也

愚謂沙石不平而為湍風行而為浪如人性遇
外感而發為喜怒哀樂之情也尚未是惡必如
過顛在山乃是人欲耳

孔子既知宋桓魋不能害已又却微服過宋舜既
見象之將殺已而又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國祚長
短自有命數人君何用汲汲求治禹稷救飢溺者
過門不入非不知飢溺而死者自有命又却救之
如此其急救者之事何故如此須思量到並行而
不悖處可也

盡得人事方可言命不盡人事而言命與立于
巖墻之下何異孔子之微服人君之求治禹稷

之救民皆此義也舜之憂喜孟子不藏怒不蓄
怨之言盡之矣

孔子時學易者支離易道不明仲尼既修佗經惟
易未嘗發明故謂弟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
期之五十然後贊易則學易者可以無大過差若
所謂贊易道而黜八索是也

此說似近理朱子何以不取只用舊說舊說從
易理深微上見出似更有味

性出于天才出于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譬
猶木焉曲直者性也可以為棟梁可以為椽桷者
才也才則有善與不善性則無不善惟上智與下

愚不移非謂不可移也而有不移之理所以不移者只有兩般為自暴自棄不肯學也使其肯學不自暴自棄安不可移哉

仁是性惻隱是情能惻隱是才程子云才出于氣者能用其情者是氣也內以養性之理于心外以達情之用于事皆氣之能也。孔子言下愚不移已是指自暴自棄不肯學者而言程子此語猶有望于萬一乃大賢一片婆心也

上智下愚便是才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叟為父而有舜亦是才然孟子只云非才之罪者蓋公都子正問性善孟子且答他正意不暇一辨之又

恐失其本意如萬章問象殺舜事完廩浚井二嫂治棲當時必無此事然孟子未暇與辨且答這下意

天命之性純是善氣質之性便有善有不善由性而為情由情之用而為才原兼善不善在內說孟子從天命之性推本而言故言才皆就本源上說下來故只靠好一邊說正程子觀理精密處不似學者讀孟子死在句下也

韓退之言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謂義由是而之為之謂道足乎已無待于外之謂德此言却好只云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便亂說只如

原道一篇極好退之每有一兩處直是博得親切直似知道然却只是博也

退之只為駁佛老重道德而輕仁義故以定名虛位說亦是確切若泛論自不如此說也程子若以讀孟子之心讀原道便不輕用雌黃即如詮仁字夫子答樊遲問仁則曰愛人周子通書亦云愛曰仁退之博愛之謂仁後儒便以為未當皆因退之以文章名一世把他作文人看不知他學力深到孟子之後濬洛之前更無人出其右何可輕議

問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竊謂苟所利者大一身何足惜也曰但看生與仁孰重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人莫重於生至于捨得死道須大段好如生也曰既死矣敢問好處如何曰聖人只睹一箇是

朝聞夕死只是不在了一世人曰可者極言之也

善學者要不為文字所拘故文義雖解錯而道理可通行者不害也

道理原四通八達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所謂橫看成嶺側看成峯也知此方可讀聖賢經書及儒先語錄朱子解經不全用二

程說夫亦各有當而已矣

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修天爵則人爵至祿在其中矣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動若顏子則不然矣君子謀道不謀食學也祿在其中矣然學不必得祿猶耕之不必得食亦有餒在其中矣君子知其如此故憂道不憂貧此所以告干祿也

學非以求祿而祿在其中耕本以求食而餒在其中事在此而所得在彼以見得祿之道不可干也耕也句如詩之比一解也如程子說轉深一步併化學也祿在中之見又一解也聖人

之言須如此看

君子固窮者固守其窮也

此解似有味朱子何以不取當是對子路亦有窮乎之問則作固有解為順也。對子路問意則集註為順照濫字看則此條為的

知言之善惡是非乃可以知人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必有諸已然後知言知之則能格物而窮理格物知言即是格物窮理非知言而後能窮理也則能二字作是能使明莫錯會

明道先生即堯夫墓誌銘云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而子思所以授

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為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况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為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于穆伯良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而先生淳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

叙仲尼而下曾子思孟子之傳乃所謂正宗程子之所以為學者也其餘門人門戶之衆指

即子之所自得其言穆李之傳則指教學而言先生淳一不雜之語則即子過穆李處也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則有非穆李所知者矣然而名為穆李之學者由教以推理則所因而入者在是耳謂安且成惜其止是而不求進于正宗之傳微詞也

伊川先生上仁宗皇帝書

先生年才十八遂上書言王道其學識不凡如此但英氣太露頗似賈長沙言之未免過激中年氣象便曼乎不同矣

學不貴博貴于正而已正則博

非記醜而博

言不貴文貴于當而已當則文

非剪綴之文

政不貴詳貴于順而已順則詳

非苛碎之詳

學也者使人求于內也不求于內而求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求于外以文為主者是也

非惡文也惡其舍內而徇外

學也者使人求于本也不求于本而求于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求其末考詳略採同異也非不考採也但必先本而後及末

荀子謂博聞廣見可以取道欲力行堯舜之所行其所學皆外也已上二程全書

荀子之說未嘗非也但其所學則皆外也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人身中性理各因氣稟而發已非本來又感外物而動所以有善惡之不同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太極圖說皆是原始乃生之說也知原始即知反終知生之說即知死之說氣至而滋息為生氣反而游散為死理隨氣而存亡者也

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

形而下該得廣人倫日用一事一物皆是器若以理為無形器為有形便將氣與理分做二物了故孔子只以上下言之形而上之形從器字推言其理故亦曰形但未寓于器故曰形而上已寓于器則謂形而下雖有道器之名總是一箇止有上下之分耳故程子曰須著如此說方見器亦道亦器此道此器今如是後亦如是已如是人亦如是今後人已謂道在今道在後道在已道在人總只一舩無分別也但得道在

謂但得其體之一何分用之殊

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入塗轍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

何待安排原非引入從源頭流下只一條路故曰一箇塗轍

程子曰心向生道也向有是心向斯具是形以生向惻隱之心向人之生道也

心生道也此句統天地生物之心人物得天地之心以為心而言懸空說這一句有是心斯具

是形以生言天賦物以心斯有是人物之形而生原人物有生之初本稟于天心而言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此單就人心說惻隱者仁之生最先言仁以包衆理也

人謂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人既能知見一切事皆所當為不必待著意終著意便是有箇私心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子

見得應行即行有何等待人謂要力行便只是一點意氣容易衰歇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為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于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

玩物喪志為文亦玩物也

天文地理古今治亂賢奸得失皆學也言而不文行之不遠博文約禮未可偏廢識大識小聖無常師若以作文為害道讀史為玩物喪志未免便不學之徒非正中之論也但當就中分有益與否耳

朱子曰道不須別去尋討只是這箇道理非是別有一箇道理被我忽然看見攫拏得來方是見道只是如日用底道理恁地是恁地不是事、理會得箇是處便是道

被我忽然看見禪家打七王陸之皆為此也此

種鬼怪邪說甚多朱子一口道破人猶惑之惟陸先生能推明朱子之說

朱子曰人心平鋪着便好若做弄便有鬼怪出來全真出陰神出陽神見神光之類皆是

朱子曰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則知尚淺既親歷其域則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

得所以處之方始見知之益其意味與空言者自別。發而為言亦更親切有味如三子善言德行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

朱子曰近世儒者于聖賢之言未嘗深求其義理之極致而惟以多求劇讀為功故往往遂以吾學

為容易之空言而求所以進實功除實病者皆必求之于彼殊不知將適千里而迷于所向吾恐其進步之日遠而稅駕之日賒也

異端之教大抵收召才辨之士以助已近如黃藜洲揚王陸之波其門人高弟有文才虛譽者攷其居官治行放蕩貪污立身行已無一善狀始信空言之無益惟篤實之質乃可與言學也朱子曰近來彼中學者未曾理會讀書修己便先懷取一副當功利之心未曾出門踏着正路便先做取落草由徑之計相引去無人處私語密傳以為奇特直是不成模樣故不得不痛排斥之

近世假名士假道學猶密傳此術令人嘔噦朱
夫子此章可與孟夫子乞墻章同一婆心可為
痛哭也

朱子曰人心才覺便在更不待求

九容九思便是涵養

朱子曰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
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學者工夫只在喚醒上
容貌辭色之間正學者持養用力之地

朱子曰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處

敬只是箇畏字。敬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
朱子曰今之言敬者只是說若是敬便如烈火有

不可犯之色事物來便劈成兩畔去何至如此纏
繞

道着敬便多了一字畧，收拾來便在這裏

朱子曰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
神不定道無湊泊處看來須是靜坐靜坐無間思
雜慮則養得來便條暢

若見得道理分曉自無間思雜慮人所以思慮
紛擾只緣未見道理爾天下何思何慮是無間
思慮也

余隱之云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母非
不慈孰使之離朱子曰政使不慈不友亦無避去

之理觀舜之為法于天下者則知之矣

隱之如再問曰使兄如魍魎亦不避乎朱子必曰大惡避之所以全兄弟之倫父子與兄弟固有差等不可一例論也子于父母大杖則走况于兄弟以身喂虎口陷兄不義而可以為弟乎惜隱之不能再問也

問忠只是實心入倫日用皆當用之何獨只于事君上說忠字朱子曰父子兄弟夫婦皆是天理自然人皆莫不自知愛敬君臣雖亦是天理然是義合世之人便自苟得苟且故須于此說忠却是就不足處說

道理名目隨聖賢所指而體驗不必比較分別忠敬禮勿欺有犯施于君者不是死煞指定一字且此等字面不但施之于君如為人謀忠告言忠信教人以善子文之忠違道不遠之忠豈只獨于君上說忠字乎問得支離雖不答可也朱子曰觀聖人出處須看他至誠懇切處及灑然無累處

二者未免偏勝各當其可乃為時中朱子曰士有學有德而後其言行有可觀有行有言而後其節義有可貴言行或非心得節義不本平生難以語于全德

此精義之學論世者所宜察也

朱子曰君子小人固不當過為忿疾然無交和之理

交和則反為小人用勢必終受其害

程子言罪已處不可無然亦不可嘗存在胷中以為悔恐其沾滯于此無以自新也朱子言悔字難說既不可常存在胷中以為悔又不可不悔若只說不悔則今番做錯且休明番做錯又休不成話說

程子之言為沾滯者言也朱子之言為怠忽者言也均施教之苦心也

朱子曰心地不虛我見太重恐亦為道學之障也

此二句雖賢知亦易犯

朱子曰陸子靜之學看他千病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雜他只說儒者絕斷了許多利欲便千了百當任意做出都不妨不知氣稟有不好底夾雜在裏一齊滾將去如何都把做心之妙理道害事不害事

孔子生知安行為萬世第一個聖人尚自說逐時逐步進去到七十方從心所欲不踰矩依象山說絕斷了利欲便千了百當任意做出都不妨何孔子拙而象山巧也何孔子之教迂鈍

而象山之教直截也故朱子指為不怕天不怕地胡叫胡喊使人人都放顛放狂也

因知記云道心寂然^不動者也至精之體不可見故微人心感而遂通者也至變之用不可測故危薛文清皆指為心之用此又分體用說均可通薛說較警切終不若朱子之說朱子以發于形氣者為人心發于義理者為道心體用動靜道心人心皆有之此不易之理

因知記云所謂朱子小有未合者蓋其言有云理與氣決是二物又云氣強理弱又云若無此氣則此理如何頃放惟答柯國材一書有云一陰一陽

往來不息即是道之全體此語最為直截深有合于程伯子之言然不多見不知竟以何者為定論也

理氣本不可分但理只是善氣則有昏明清濁邪正之不同清明而正者理氣何須分別若昏濁邪氣而亦可謂理乎朱子氣強理弱之言正為此也如人之為惡氣為之也非理之為也滅絕天理氣勝而理不存也朱子二物之云蓋指其變者而言若論其常又何嘗不合乎于彼于此言各有當比而同之觸處生疑矣整菴于此未能融釋

困知記云告子而_下言性類皆想像以為言其言益多其合于聖賢者殊寡卒未有能定于一者及宗程張朱子出始別白而言之孰為天命之性孰為氣質之性參之孔孟驗之人情其說于是乎大備矣然一性而兩名雖曰二之則不是而一之又未能也學者之惑終莫之解則紛々之論至今不絕于天下亦奚怪哉愚嘗寤寐求之竊以性命之妙無出理一分殊四字云

原其自來則為天命之性既賦于人則為氣質之性非有二也程張朱子推勘出來可以釋千古之疑性善相近之旨于是合一真有功于孔

孟者也整菴奈何疑之理一分殊未嘗不可以言性然此四字凡仁義禮智孝弟忠信等項皆有理一分殊非獨言性為然也

困知云未發之中安可無體認工夫雖叔子嘗言存養于未發之時則可求中于未發之前則不可此殆一時答問之語未必其終身之定論也且以為既思即是已發語亦傷重思乃動靜之交與發于外者不同推尋體認要不出方寸間耳伯子嘗言天理二字是自家辭貼出來又云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々當々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若非其潛心辭貼何以見得如此分明學者

于未發之中誠有體認工夫灼見其直上直下真如一物之在吾目斯可謂之知性也已

作意尋未發之中恐其悞墮佛氏認取本來面目話頭故知程子存養于未發之時則可求中于未發之前則不可其言為無弊。叔子此語正其異于釋氏處如何謂非定論。發必由靜而之動思字乃發之由雖謂之發亦無不可此思字從喜怒哀樂說是現成字非學問思辨之思靠工夫說故曰既思即是已發。體認未發之中即所謂先須識仁若要識仁須從學問思辨來不是空。躡認

困知記云格物致知學之始也克已復禮學之終也道本人所固有而人不能躡之為一者蓋物我相形則惟知有我而已有我之私日勝于是乎違道日遠物格則無物惟理之是見已克則無我惟理之是由沛然天理之流行此其所以為仁也

大學格物：字乃事物之物非物我之物羅公牽合克已強分終始未免別生見解似可不必。致格克復亦各自開說不必牽合強用分別。羅公生病只為拘牽文字不能洒脫要知此理隨處躡認各有成其妙不消一、紐合分疏也。仁至難言孔子之答問仁皆止言其用力之方孟

子亦未嘗明言其義其曰仁人心也蓋即此以明彼見其甚切于人而不可失耳

仁即是性，具于心故曰人心，無仁則失其所以為心人無仁心則失其所以為人謂之心見其不可須臾失也

困知記又云李延平謂孟子不是將心訓仁其見卓矣然學者類莫知察往，遂失其旨

王陸單言心是佛氏之學正為悞認心即是仁

也

困知記云孔子嘗言敬以直內蓋此常操而存則私曲更無所容不期其直而自直矣先儒有以主

敬持敬為言者似乎欲密反疎後學或從而疑之

主敬持敬與操皆是敬以直內工夫何必分疎

密。操字內藏得敬字主敬持敬兩敬字尚是

死字主之持之已有敬在內矣與操字義正同

鳶飛魚躍之三言誠子思喫緊為人處復言君子

之道造端乎夫婦則直窮到底矣蓋夫婦居室乃

生、化、之源天命之性于是乎成率性之道于

是乎出天下之至顯者實根于至微也

夫婦居室泛就知行說未必指生化之源中庸

以夫婦之愚不肖對聖人天地立論是由粗及

精由近小以及遠且大與知能行如目視聽手

持足行之類耳

困知記云未發之中非惟人、有之乃至物、有之

太極可云物、有之未發之中如何可云物、有之

又云先儒或以為常人更無未發之中此言恐誤
若有無不一安得為物、各具一太極乎

常人非無未發特無中字耳。動植之物有是
形即有是氣有是氣即有是理故可云物、各
具一太極若未發之中乃就人身上說物安得
有之若物有未發之中則亦有中節之和不但

植物說不去即動物亦說不去矣

困知記云伯子嘗云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間亭
亭當直上直下之末正理茲非形象而何凡有象

皆可求然則求中于未發之前何為不可固知叔
子此言非其終身之定論也

此理在物而其本在心故曰大本以其未遇物
感不着喜怒哀樂之一邊故曰中必欲求中未
有不入于佛者矣羅公少時學佛晚年深闢之
猶尚存此見殆熟處難忘耶

困知記云程伯子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蓋人
生而靜即未發之中一性之真湛然而已更着言

語形容不得故曰不容說

人生而靜明着以上二字則物人物未生以前
無疑何必曲為之說

又云繼之者善即所謂感于物而動也

二句不必比而同之繼之者善在人生而靜之
先感于物而動在人而靜之後

困知記云理只是氣之理當于氣之轉折處觀之
往而來之而往便是轉折處也又云程子嘗言天
地間只有一箇感應而已更有甚事

轉折處就易見者言理也感應亦自其動處言
之若理觀諸靜時亦自可見感應亦只是道其

耳臣子處君父之變有無感而應者有之感而
不應者究其終原不出感應之理又窮理者所
當知也

困知記云心有所忿懣一章每嘗玩味所謂不得
其正者似只指心辭而言章句以為用之所行不
能不失其正乃第二節事似于心體上欠却數語
盖心不在焉以下方是說應用之失視聽飲食一
切當面蹉過則喜怒哀懼之發鮮能中節也可知
故欲脩其身者必先正其心其義明矣

格物致知是知之事誠意是行之事到此工夫
已盡故正心脩身只就用處察其偏而去之羅

公以不得其正為心昏以章句指用說似于心
昏上欠却教語為疑則下章亦于身上欠却教
語矣章句昏勘已極精到舍章成說自生疑互
誠有所不必也

因知記云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
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以此實良知良能之說
其義甚明蓋知能乃人心之妙用愛敬乃人心之
天理也以其不待思慮而自知此故為之良近時
有以良知為天理者然則愛敬果何物乎

孩提之愛敬但以其不因學慮而知能故謂之
良非遂能盡愛敬之道若欲盡道必不得師友

講習工夫如何便指為天理而以為致良知即
可為聖人耶

先生與次崖諸書理氣人心道心道器等義俱
似林說為長陸先生問學錄中亦有是林非羅
者

先生儒釋之辨最為痛切有功後學不在朱子
下

居業錄云理與氣不相離心與理不心存則氣清
氣清則理益明理明氣清則心益泰然矣故心與
氣須養理須窮不可偏廢

敬齋始終以存心養氣窮理分為三項存心存

此理也理存而氣自正原是一串事
又云心也理也氣也正則俱正邪則俱邪
理無邪

居業錄云天理有善而無惡，是過不及上^生出來
在天之理只是善賦于人為性才有氣稟物欲
之不同天理何嘗有過不及何嘗有惡

居業錄云朱子謂未知者敬以知之已知者敬以
守之此涵養之敬所以成始成終也

未知而敬則雜念去而理易見已知而敬則理
常存而不復失
居業錄云人雖持敬亦要理義未浸灌方得此心

悅懌不然只是硬持守也

此吾儒與釋氏異處

居業錄云恭敬則非特心存又且明澄蓋心是神
明之舍存則自敬

理蓄於中既久自能觸處洞然與禪學之悟有
別

居業錄云讀書論事皆推究到底即是窮理非是
懸空尋得一箇理來看

舍事物窮箇恁理即大學格物工夫

居業錄云處事不用智計只循天理便是儒者氣
象

若處變又不可無智計以濟變是權而得中亦天理之妙用也

又云處事不容一毫私意有一毫私意便非王道私意不可有作用不可無作用恐不能成事居業錄云日用處事先要去了計較利害底心順理以處之則天理人倫正

利害亦分公私利害之心宜去若非私又不容不計較也

居業錄云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君子脩其身而天下治省多少心機省多少計較伯者費多少智計只補得些罅漏

治平之事少不得多少施布莫只認為清淨無為

居業錄云事物上皆有理順理而行不容些子計較造作故曰行其所無事

順理則雖斟酌計較亦是行所無事非只委心任運而謂之行所無事也

居業錄云程子言善惡皆天理非言有不善之天理言善惡皆天理中出來的是理處便是善非理處便是惡蓋太極流行便有動靜陰陽是非邪正亦是理之自然不能無者非言惡者亦可名為天理也

明道先生曰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非本
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如楊墨之類程子本
文如此若不攷全文此言便來得怪異觀中庸
以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為言皆是起腳處畧
差便一向差去到得後來與元初天理全悖了
如楊墨行仁義差了路到後來至于無父無君
反害了仁義敬齋之說及將程子本意晦了讀
者須知

先生主敬工夫甚有把握見地學術甚正但細
審處似尚欠一分文筆滯鈍往之辭不達意剩
句剩字粗率不免取其意畧其辭可也

密箴云風光月霽其心胸海濶天高其器宇鳳文
麟趾其威儀玉振金聲其辭語

無私欲則見地光明無町畦則度量寬廣周旋
中禮則無失容三復白圭則無失口

心術要正大舉動要光明如青天白日乃不負平
生

無私欲無偏倚方能正大光明公于此三致意
焉可見其克己之功之切

密箴云格天之功興于衽席

色戒可以動天

溺身之悔誤於詞章

文可致身亦可殞身文以明道亦以害道故一言一字不可輕

許魯齋云天之低以濁者又復清而浮地之裂以洩者又復凝而填人物之歇滅萎敗者又復生息而繁滋此陰陽運氣泰而通則前日之混沌者復為之開闢矣

明乎此乃可以處貧賤憂患

許魯齋云五常性也天命之性分中之所固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所行之道也率性之謂道職分之所當為聖人以中道公道應物而已無我無人無作為以天下才治天下事應之而已但

精微之理聖人之能事也

聖人以五常五品之道治人而不以五常五品中之精微責望人以天下之人治天下之事而未嘗以功必自己出此新民之學純王之治公道所以可行蠻貊也

魯齋云仁者人心之所固有而私或蔽之以陷于不仁故仁者克己克己則公，則仁，則愛未至于仁則愛不可以充辭若夫知覺則仁之用而仁者之所兼也此仁者所以必有知覺不可便以知覺名仁也

佛氏以知覺為性是不識仁也所以落于空渺

全無實王陸之謬正坐此

魯齋云不問利害只求義理孔明見得真當時只以復漢討賊為當然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歸之天而已只得如此做便是聖賢之心常人則必計其成敗利鈍也

孔明亦不是全不計利害只是成事在天不能逆觀故云耳若全不計利害奮螳臂以拒車輪亦得言義理乎

心法云南軒意于行字上責得重謂人雖能知不能行也程門取人先論知見次乃考其所為伊川自少說話便過人常言人專論有行不論知見世

人喜說某人只是說得行不得正叔言只說得話亦大難好話亦豈易說呂原明謂二公遠過眾人者學皆此類

知得不真恐行有錯處程門所以先論知見也問學錄云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亦不要看得容易須要在事勢牽制中放出力量來方能如此

先生親歷過來方知其不易

問學錄云語類謂顏子亦只是持敬與集註乾道坤道之說不同集註是分言之語類是合言之合言之則克己復禮亦止是持敬之至

讀聖賢之書及大儒著述要知分言合言之不
同

問業錄云語類謂不得于言勿求于心是心與言
不相干不得于心勿求于氣是心與氣不相貫此
告子說也告子只去守箇心都不管外面事外面
是亦得不是亦得孟子之意是心有所失則見于
言如肝病見于目相似愚意告子之病似不如此
彼謂不得于言勿求于心非謂心與言不相干也
正以心為言之本吾守吾心而言自明彼謂不得
于心勿求于氣非謂心與氣不相貫也正以心為
氣之本吾守吾心而氣自正朱子謂象山之學與

告子相似則告子之說決當如此看

辨告子之言如良醫之視疾洞見藏府

問學錄云今之講學者只當就舉業中指點不必
另闢一門徑

只就舉業言學此最先生高識另闢門徑是樹
幟召寇也東林之禍前車可鑒矣

問學錄云人生處、要樹立一界限事、要斟酌
一分寸

界限義利也分寸時中也

問學錄告子陽明辨中云陽明之徒亦認告子為
老莊之學謂告子不得于心勿求于氣如種樹者

專守其本根不求其枝葉若孟子言志至氣次是謂志之所至氣必從焉則如養其本根而枝葉是茂與告子勿求者異矣噫孰知陽明之所以言孟子者乃正告子之所以為告子也歟

孟子之學是養其本根而又剪剔防護其枝葉者也陽明之論正告子之病與孟子之學相反先生辭勤極細。孟子養其本根有格物致知

功夫非陽明所知

讀書錄云無欲非道入道自無欲始

無欲是居敬入道尚有窮理諸事認無欲即是禪學也

讀書錄云吉凶者貞勝者也治亂興衰相尋無端氣化之自然也

貞正也吉有當然則吉為正凶有當然則凶為正吉時無凶便是勝凶。時无吉便是吉孟子一治一亂義亦相似

讀書錄云凡讀書必虛心定氣緩心以誦之則可以密察其意

誦書六字訣

又云觀書惟寧靜寬徐縝密則心入其中而可得其妙

看書六字訣

讀書錄云因思古來治亂盛衰固有因一人事得失所致然所以或生賢哲而人事脩或生昏暴而人道乖亦莫非氣運之自然有非人力所能與也或生賢哲或生昏暴仍因人事得失積久感召所致既致衰亂而欲挽回于末流雖聖賢亦無如之何矣所以為人君者在安思危在治思亂不敢康寧慎其所感召也

讀書錄云天地萬物形骸皆虛而理則實理在天地萬物之中而為之骸故曰實

讀書錄云夬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之獨行遇雨若濡有愠無咎夬小人之道怒見于面必有凶

惟從容和柔以決之則無咎

當眾君子決小人之時獨與上六為應有獨行遇雨之象迹似沾濡而招疑謗然其心主于決去小人机深謀密視壯于頄者淺深判若天壤故終无咎

又云讀九五之辭而知克己私之功

九五夬陸夬，中行無咎上夬果決下夬決去如是則合于中行而无咎矣

讀書錄云在古人之後議古人之失則易處古人之位為古人之事則難

不但古人在今日局外之議論易當局之措注

難故學問又須有定力也

讀書錄云只一理而改頭換面做出無窮事神矣哉

此二句微有語病似象山陽明口叻愚意改為千變萬化泛應曲當意則同而語平穩矣。改頭換面如在君曰仁在臣曰敬在父曰慈存子曰孝之類只是一箇理千條萬派泛應曲當猶云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也

讀書錄云行七八分言二三分

二句合看行得七八分只言二三分若分看皆就處事說則應如此如行在躬行言在義理則

皆須十分也

讀書錄云此果何物邪推而上之莫究其始引而下之不見其終測之而無窮資之而不竭離之而不開斷之而不絕此果何物邪竟不得而名也

在天為命在人為性合天地萬物理器氣而言總名為道。薛子真實醉認描寫道辭如此莫作二氏話頭看二氏語：皆空薛子語：皆實二氏道在天地人物之外薛子道在天地之中儒者理氣皆在現前二氏理氣皆歸空幻正相反也

讀書錄云君子熟于善小人熟于惡

熟于善足以成身熟於惡足以亡身
讀書錄云朱子曰聚散者氣也若理則只泊在氣
上初不是凝結自為一物但人分上合當^然者便
是理不可以聚散言也

羅整菴謂聚即是聚之理散即是散之理其說
亦是但^理隨氣而聚不隨氣而散故曰理不可以
聚散言也

讀書錄云心無所止則一日之間四方上下安往
而不至哉

以禮制心則心有所止矣
讀書錄云釋老之高只是無欲無欲而戒絕倫理

故曰高而無實

釋老口言無欲其實只是自利其誘人亦只是
利欲耳

讀書錄云水洊至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水相續
不已有恒久之意故君子以常德行相沓而來有
重複之意故君子以習教事

治已治人之道不可一為而即止必重複習熟
而後德行立教事成故有取于習坎之象薛子
因本文常字又看出相續不已恒久意思來義
可相發

讀書錄云兩亦有就隨處雲氣蒸騰而成者亦有

他方雲氣被風雷挾持而至者雖有遠近不同及雲氣布濩周匝則無間矣

格物致知之理亦如此

讀書錄云氣強理弱故昏明善惡皆隨氣之所為而理有不得制焉至或理有時而發見隨後為氣所掩終不能長久開通所謂為學者正欲變此不美之氣質使理常發見流行耳然非加百倍之功亦莫能致也

理靜而氣動理無為而氣有為故氣能運理亦能害理雖宰乎氣而不能制氣

讀書錄云天道福善禍淫昭然可驗間有不然者

幸不幸耳

或承先世之餘慶或乘國家之運泰運否通計之不與銖粟

讀書錄云薛子宴坐水亭忽鬱然而雲興涵然而雨集冷然而風生鏘然而蟲急羽者飛秀者植童者侍鱗者適群物雜然而聲其聲形其色薛子窈然深思獨得其所以為是聲與色者而中心悅造化机緘躍如呈露余亦時于此等處有會于心而不能言

讀書錄云天地之化無日不變因在黔中觀柑實初極青日漸至黃色人之少而壯而老亦如此

但變之漸而不覺耳

人之學亦須日新不然歲月遷流忽焉物化豈不負之此七尺軀耶

讀書錄云吾心誠志於學天其遂吾願乎

祿位年壽天之所限而不限人之學問

讀書錄云誠意孚于未言之先則言而人信之

必平日無自欺之事而後言出而人信之

讀書錄云君父人之大倫只當竭誠敬盡所以事

之道其合與否有所不恤也苟慮其不合枉道

以求之則所以失者多矣交朋友事官長皆然

君與朋友官長以義合父母則以天合又有不

同以義合者不合則止以天合者必委曲以求其合不可一例論也

讀書錄云氣正則生人亦正氣偏則生人亦偏如中國夷狄可見

水多之地人多柔弱土多之地人多朴厚山多之地人多剛褊此亦論其大槩耳若賢杰之生則又不可例論也

讀書錄云所處之地雖靜而心飛颺于外亦不得靜也惟身在是而亦在是則不擇地而靜矣

人有習靜于山水之間及寺院之內者身雖靜心究不得靜不若在家能收放心之為得矣

讀書錄云忠如水之源恕如水之流一箇忠做出百千箇恕來一箇源流出百千道水來即忠恕而一貫之旨明矣自然辭立用行者聖人之忠恕也盡已推已者學者之忠恕也曾子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非謂學者盡已為忠推已為恕也姑借忠以明一之辭借恕以明貫之用故知盡已推已其施無窮則知一貫之理不盡矣

忠恕者門人之所共學也曾子言夫子之一貫即是吾人共學之忠恕至于自然即為一貫乃指點語在學者分上說為忠恕在聖人分上說為一貫其別在安勉耳

讀書錄云人而不實無一而可

不實則偽不實則欺且偽一事不可為一步不可行一言不足以取信于人為人所鄙賤嗤笑以為不足比數之廢人矣可不懼與

讀書錄云尹和靖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喻之適聞鐘聲尹曰譬如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竊謂鐘未撞時聲固在即心未感時理已存陰未動時陽已具皆動靜一理也

要看且涵養之言尚有許多致知格物誠意工夫在若禪學便謂即此已是大徹大悟便落空矣

讀性理大全

問太極動而生陽是有這動之理便能動而生陽
否朱子曰有這動之理便是動而生陽

朱子只將一能字換作是字便妥帖穩實說理
如此方為精到

大凡讀書不要舛涉但溫尋舊底不妨不可將新
底來極

撇弄涉獵自起葛藤須知經書中道理雖屬一
串然言各有當又自不同不可執一而論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就有中說無之極而太極
就無中說有若實見得說有說無或先或後都無

妨礙

大抵讀書窮理若見得到時活潑，地八面玲瓏到此地位方知難與章句拘泥之士言也

張子太和篇首節次節

首節太和所為道以氣化言道次節太虛無形推本所從來也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即太虛無形氣之本體二句意是生絀蘊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即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二句意散殊而可象為氣即客感客形清通而不可象為命即無感無形太和節以天言太虛節兼天人言太

虛屬天至靜屬人天人合一惟聖人能之故曰惟盡性者一之。太和天地之用太虛天地之體道字是造化故就用上說然用不離體，即藏用無有界限分不得先後分不得有無故以太和言道推本於太虛。太和分明言氣化氣化難以名言故以野馬絀蘊象之。易言一陰一陽之為道故曰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此篇便是易言之注脚

第三節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為理也順而不妄

說出理字為氣之主宰

氣之為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為有象不失吾常太虛不能無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此詮網蘊相盪勝負屈伸之故所謂如野馬網蘊太和之道其全體大用有如是也

第四節聚亦吾體散亦吾體

申言適得吾體不失吾常散而適得吾體則死而不亡矣

第五節

虛空即氣體用合一通一無二則有無隱顯初無可分神化性命初無可執推本所從來是太和本于太虛太虛即氣之本體惟其理順而不妄故其聚其散皆出于自然而非有所勉強而然也虛能生氣以下所以辯佛老之失在不知虛空即氣離虛與氣而二之也。虛空即氣四字是正二氏之失老氏虛能生氣虛與氣分先後佛氏萬象為太虛中所見之物虛與氣分對待。二氏畧知性本太虛故皆言無不知天道感而遂通體用混同故懵然而不明耳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老氏有生于無之說也誣世界乾坤為幻化佛氏山河大地見病之說也幽明不能舉其要遂躐等妄意而然總上二氏而言

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大中之矩
十八字作一句看括太虛太和體用一源之義
非有先後非有對待不悟此義而言道則儒佛
老莊混而無辨矣恍惚夢幻佛氏之謬有生于
無老氏之謬入德之途宜擇所以示求道者之
不可蔽于詖而陷于淫也

第六節

釋野馬網蘊之義。下文云凡天地法象皆神
化之糟粕又云萬物形色神之糟粕糟粕指成
象者其消滅者則曰煨燼

第七節

釋客感客形之義

第八節

申言虛空之氣之意

第九節

太虛為清以清釋太虛之清而能神也

第十節

又以通言清之妙也。第九第十節釋太虛之
體惟清故通惟清通故神。無礙即是通，是
清之極。聚而有間正指其本體而言也山川
人物之外皆間也散者人物之變化間者太虛
之本體不言散而言間正指其本體而言惟風

無形而有氣故取以象太虛之體以風之聲聞
具達言清不行而至言通聲聞具達不行而至
狀神之妙

第十一節

由太虛有天之名二句在天者也合虛與氣有
性之名二句在人者也此總釋已上諸節之義

第十二節以下

皆明陰陽二氣之妙用也。十九節晝夜者天
之一息乎云云天之寒暑晝夜本無愛惡可言
從有對有仇強名之耳在人心即為私欲私欲
不定是不好一邊即是氣質之性有中節不中

節之不同

天道篇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
無非至德夫何言哉

至教屬天故云體物而不遺至德屬聖故云體
事無不在不必如注說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道也聖不可知也無
心之妙非有心所及也

聖不可知是贊天道之神不指聖人說無心之
妙非有心所及是言聖人之不及天道也注及
熊氏說非

形而上者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不得名非得

象者也故語道至于不能象則名言亡矣
形上之理不離形下之名象若其所以然者不
可得而名則亦非可得而象者也語道而至于
不能象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又何可得而
名言耶不可得而名言正以自然之體有難以
言顯者耳此惟有天德之聖人始能言之有天
德者與日月同明故日月不能眩與天地同化
故天地不能遷身有其德故天地之道可一言
而盡彼得其意于名象之間者止如燭火之明
日月出則眩矣如政令之示天地變則遷矣
神化篇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為不測故緩

辭不足以盡神化為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

神化之妙賴辭以宣之張子勘出急辭緩辭未
據此以讀六經可不失聖人繫辭之旨矣

無我而後大大成性而後聖

大成性大字微讀言大而若性成也

動物篇有息者根于天

息指呼吸非作息

誠明篇德不勝氣節

富貴不處貧賤不去方是正命方是命皆天理
若補注是富貴可求謬矣張子之言亦只是大
德有受命之理耳

有德篇層受陽也其行陰也象生法必效故君子重夫剛者

象生法必效法跡也效呈也陰柔之象一生其跡必露惟剛者為能燭之而不大行

大易篇大而易簡之理當成位乎天地之中時舍而不受命乾九二有為及夫化而聖矣造而位天德矣則富貴不足以言之

移化而聖矣四字在易簡之理之下語意方渾全不然似九二之大入大而未化者矣

皇極經世觀物外篇心藏神節神之元氣非呼吸之氣也呼吸之氣乃血所生

之氣有形之氣也元氣乃合氣血而生精，所生之神謂之元氣無形之氣也

物理之學或有所不通不可以強通強通則有我

有我則失理而入於術矣
物理有易通者有難通者姑置其難通者別理既通更取而通之自有一旦豁然之候

事必量力量力故能久
邵子臨終以兩手拓示伊川即此意也

易學啓蒙天一地二節黃勉齋註

火陽盛木陰陽盛水陰盛金陰釋以流行之序言如春夏秋冬可驗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天一

生水天三生木故曰陽地二生火地四生金故曰陰以生質之序言也勉齋疑之非也

六爻變則乾坤占二用餘卦占之卦彖辭

蔡墨言乾之坤而曰見羣龍無首朱子據之以為乾六爻皆變不必更者所變之詞春秋紀傳于晉列傳蔡墨傳後載仲氏易有之說以為乾初可變始二可變同人五可變大有上九可變夫不過舉此專主龍見非真變而占變詞也用九與上九為一節引王介義用九八字當合上節為言愚按此說有可商蓋晉傾公十三年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于蔡墨故墨舉龍之事以對其引經乃專為徵龍而設非言占法也則仲氏之說長矣

道篇程子謂張子厚曰道者天下之公也而學者欲立私說何也曰子心不廣也曰彼亦知是美事好而為之不知迺所當為強私之也

明人別立門戶別標名目如白沙陽明不特私說直是異端高願諸公亦都支離不平實穩當若劉念臺則又噓陸王之死焰而別出詭怪到黃黎洲邪說橫行于今未已遺誤後學可勝道哉

問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朱子曰此言最的當設

若以有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相間斷了所以明道謂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間分別得一箇界止分明器亦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

形而上是無形而下是有形既無形何以亦謂之形猶無極而亦云極也

仁義禮智篇問仁義禮智立名還有意義否朱子曰說仁便有慈愛的意思說義便有剛果的意思聲音氣象自然如此

朱子言仁義以仁為剛義為柔就發舒收斂言之耳表機仲以仁屬陰義屬陽朱子駁之是也然朱子又曰說仁便有慈愛的意思說義便有

剛果的意思又曰仁與義是柔軟的禮智是堅實的其說不同各有意義自不相礙道理四通八達或就裏面或就外面或狀其體或言其用方講得明白透澈若執一說便到處成礙矣。

表機仲仁柔義剛之說有理以仁屬陰義屬陽難通易言坤順又曰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不定是陽剛而陰柔也。朱子說仁義健順陰陽剛柔不一其說正為橫說豎說無所不可不善學者必欲求其合是刻舟而求劍也

朱子曰看子靜書只見他許多粗暴底意思可畏其徒都是這樣才說得幾句便無大無小無父無

兄只我胃中流出底是天理全不着得些工夫看
來這錯處只在不知看氣稟之性

自陸象山于鷲湖一倡異端其流弊至有明陳
白沙湛甘泉王陽明王龍溪周海門邪說橫行
攻訐朱子風俗靡而人心壞國運隨之至于今
日其說未泯孫鍾元黃藜洲乃其餘派也飲其
毒者皆直行宵臆放辟邪侈前無古後無今聆
其說一派狐禪考其行全無廉恥吾見亦多矣
夫學術不正流禍無窮朱子辭而闡之如此明
白懶到後人曾不之省可哀也已

朱子曰學問之功無內外身心之間無粗細隱顯
之分初時且大綱持守勿令放逸而常切提撕漸
加嚴密更讀賢之書逐句逐字一理會從頭至
尾不要揀擇如此久之自當見得分明守得純熟
也

今人將先儒之書刪節流布無頭尾無眉目甚
可惜也凡讀先儒之書須守朱子逐句逐字一
一理會從頭至尾不要揀擇之四言從此中討
出綱領來分出節目來才有根元

自古無不曉事情底賢聖亦無不通變底聖賢亦
無闕門獨坐底聖賢

天地生人原欲他料理天地間事聖人則參贊

天地賢人則承流宣化若但閉門獨坐生他何
益二氏之為異端只是自了漢大負天地生人
之心耳

且只要識得那一是一二是二便是虛靜也要識
得這件物事不虛靜也要識得這件物事如未識
得這件物事時則所謂虛靜亦是箇黑底虛靜不
是白底虛靜

這件物事指箇理不明理則雖虛靜也是落空
釋氏坐禪行七便如此故曰黑若明理則虛靜
是無私欲故曰白
所謂窮理大底也窮小底也窮少間都成一箇物

事

大小只是這一箇理零碎窮究漸、貫通

看義理難又要寬著心又要緊著心這心不寬則
不足以見其規模之大不緊則不足以察其文理
之細密

不寬著心則精神不堪足不緊著心則意脉不
貫串

學問亦無箇一起直入之理直是銖積寸累做將
去甚是如此喫辛苦從漸做來若要得知亦須是
喫辛苦了做不是可以坐談僥倖而得

釋氏王陸之學所以哄動得人者只是一起直

入不必銖積寸累之說便于輕狂浮躁一輩故
從其教皆狂妄無行無忌憚之人也。學問雖
從辛苦而得然銖積寸累逐時見效理義悅心
又為極樂之事

問力行如何說是淺近語曰不問道理只是硬行
又問以為淺近曰他只是見聖賢所為心下愛硬
依他行這是私意不是當行若見得道理時皆是
當恁地

聖賢所為因時制宜如孔子之去齊去魯孟子
之受餽報交並無硬局不善學者欲硬依他行
却是外襲胸中全無所得也

朱子曰須于日用間令所謂義了然明白或言心
安處便是義亦有人安其所不當安豈可以安為
義也

小人以利為安朱子說得透所以程子言義安
便為利言義安亦是心安于義若單說心安則
不可必其是義非義耳

朱子曰予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
正大疏暢洞達如龍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
之為威而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麟鳳之
為祥磊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
阿澆忍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蛾蠹如鬼

域狐蟲如盜賊詛咒閃倏狡會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

大段雖是如此然亦有剛猛之小人亦有溫淳之君子不可不知

或問橫渠教人以禮為先與明道使學者從敬入何故不同上蔡謝氏曰既有知識窮得物理却從敬上涵養出來自然是別正容謹節外面威儀非禮之本

正容謹節亦是敬不可分優劣

龜山楊氏曰古之人其道足以師世範俗惟孔孟足以當之東漢而下師道益嚴然稽其所行

皆不足以勝其任也唐之韓愈固嘗欲以師道自居矣其視李翱張籍輩皆謂從吾游今翱籍之文具在考其言未嘗以弟子自列則師果可好為乎苟其道未足以成德達材雖欲為之而人不與也愈且如是况其下者乎

李翱張籍以儕友視韓此翱籍之侈妄自大不足為韓病也

朱子曰書只貴讀、多自然曉今只思量得寫在紙上底也不濟事終非我有只貴乎讀這個不知如何自然心與氣合舒暢發越自是記得牢縱既熟看過心裏思量過也不如讀、未讀去少間曉

不得底自然曉得已曉得者越有滋味
朱子此段文字真是挖出心肝示人近時為師
教子弟讀書不必熟真悞人不淺。朱子又云
學非讀書之謂然不讀書又無以知為學之方
言各有當閱者善會之可也

學菴類稿

理學類二

青浦

王原

深一字全詔

理學臆叅卷下

評湯潛菴語錄

湯先生律躬修己端潔行政慈祥立朝風節侃直不阿我所服膺師事其後在官而歿余在京師往哭之親見其板扉為床布衾漱席厨無儲粟析無懸衣崑山徐公助之棺殮其人何可及也但其學雖云取法程朱實則本于陽明文集中有語錄一卷讀時摘註教條學術所關恐悞後生故不

欲含糊阿好非敢妄譏前輩也

語錄云要辭^察我之可以為堯舜何在

觀孟子言堯舜處可以理會為堯舜的事

語錄云先儒教人看未發時氣象正是教人下手

做工夫最親切處

延平此語異學好引之為其近於禪家本來面

目之云也不知延平言此正要人用戒懼慎獨

工夫爾朱子未嘗舉以教人亦恐^人悞認也

語錄云為先儒辨異同亦是玩物喪志

此言只是回護陽明耳學者入手須走正路一

落岐途便流蕩忘反故不可不明辨也

語錄云舉近溪語禪宗之說最令人躲閃

近溪的是禪學此語恐是他掉著處然實中其

病

語錄云一旦豁然大悟又通身汗下透出本來面

目

朱子云一旦豁然貫通是貫通衆理非所謂悟

也言悟便差至如通身汗下本來面目等語尤

為詫異又一條云只患心辭未透又一條云透

得孝弟根原先生好用透字亦是禪門語

語錄云凡人為一善事則心安而體舒為一不善

事則心不安而色愧可見人一身內渾是天理於

此便見人性皆善

於此驗性善極是若云可見人一身內渾是天
理此語有病須是工夫到十分方可云渾是天
理若改作自有天理則無病矣

又云道在日用任人一步一趨無往不有天理流
行之妙

亦必工夫到後方可云無往不有天理流行之
妙若云任人一步一趨任人二字亦似安而行
之由仁義行從心不踰矩地位不可泛指衆人
若改作即一步一趨皆有恰好道理須要檢點
便無病矣

語錄云心之辭不但惡非所有善亦不得而名善
亦不得名乃為至善

善亦不得而名獨可名為至善乎况至善是就
事理上說不可就心辭說心辭有理有氣一落
氣稟如何說得至善

語錄云知善知惡是良知

孟子言良知從氣稟中指出一點本心正見性
之本善若知善知惡須着工夫如孩提之童知
愛其親何嘗是知其善而為之至於知惡更說
不去陽明錯解了孟子便是起腳處差了路總
之禪學不管善惡只硬守着一箇心，在此性

亦在此就是佛菩薩地位玄門坐功亦只把捉住死煞的心與聖人存養省察之功豈不相背語錄云若于心性上毫無虧欠顏子之蔬水箪瓢便是禹稷事業

孟子禹稷顏子易地皆然謂禹稷窮而在下亦能安貧樂道如顏子達而在上亦能治水教稼如禹稷耳治如水教稼有許多作用如何可說蔬水箪瓢便是禹稷事業此是禪門空即是色即是空一般議論蔬水是夫子事箪瓢陋巷是顏子事亦不可混用要之心性工夫經綸事業原屬兩項天德王道不可缺一動靜交修辭用全

脩聖功也若只從心性上用功一切事功即此便是則大學格致亦是落空修齊治平未免蛇足矣舍人倫日用之外別無心性工夫彼空講究心性者以悟字為丹頭以本來面目為歸束以經濟事業為即此而是皆異端也

語錄云志學會約言濂閩閩洛金谿河東諸大儒語錄又云陽明先生致良知為聖學真脉

言宋儒而雜金谿言明儒雜姚江又獨提致良知以為聖學真脉謬誤如此真可惜也

語錄又舉新吾呂先生之言曰吾學工夫祇有事心一着最為喫緊若把一心被耳目口鼻四肢驅

策如犬馬役使如奴婢男兒七尺之軀不能為他
做一主張又曰呼吸一過萬古無輪迴之時形神
一離千載無再生之我悠々一世可為慟哭

此一段話分明是禪和子上堂說法套頭。天
理賦于人心便雜氣稟學者須有治治心工夫
工夫在格致誠意格致是知得善惡誠意是實
能為善去惡又必于懷忿四者加省察焉而後
心之用無不正到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節々

有工夫若單說心字便是禪學孟子曰心之官
則思々則得之必須用思而後得其理若不思
則理欲無辨硬把住這心乃是無星之稱以此

處事純是氣質做主是我只替氣質雜揉之心
做主是何曾替義理之心做主來孟子又曰學
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心在于學則不
放心在于問則不放求放心須用學問非只硬
把住心之謂也

為學工夫只將孔孟之言實々體驗或屏處潛
修或詩友互證皆可自得只在人倫日用之間
盡得恰好道理作聖之功不外是矣所謂恰好
道理在四書五經之中程朱皆有疏解更恭之
性理通鑑大學衍義及衍義補諸書熟復而深
思之自可見得若立會設約易生是非明末東

林復社釀禍累世可為炯戒至若立一名色拈
一話頭如叢林禪子門庭支派尤可笑也

評李中孚學髓

盤屋李中孚名顯有二曲集談理學秦中後進
翕然宗之余讀之蓋陽明流派也北方之學如
孫鍾元亦陽明之學雖口言程朱皆門面話
不肯認禪學皆違心語其實宗陽明而歸禪者
也中孚集中不遑一一拈出其傳授以為秘密
藏者乃學髓一篇略摘論之庶不致貽悞學者
耳

學髓先作一圖

人生本原
無聲無臭廓然無對
○念起
○理
有意為善雖善亦私
有時分
寂而能照應而恒寂
欲
隨境遷轉自岐本真

此即周子誠無為幾善惡之意然朱子與學者
講此幾字以善幾為直出之幾惡幾為旁出故
作一圖誠字直下為善幾側下為惡幾便有分
曉中孚殆未曾看對到。以無對有立圖亦無
謂太極圖已明。示人矣何須拾瀆立異以為
竒秘

學髓云此天之所以與我者也生時一物不曾帶
來惟是此來死時一物不能帶去惟是此去故學
人終日孜孜惟事此為人生第一要務動作食息
造次顛沛一注乎此而深造之以求自得居安資
深左右逢原安此者謂之安身立此者謂之立命
目賴此而明耳賴此而聰足賴此而重手賴此而
恭四端五常三百三千經綸叅贊賴此而為本
不立徒以擬議狗迹摹仿則襲之與集行之與由
毫厘之分天淵之謬

此段全是陸王傳頭禪家利口机鋒將聖人格
物致知下學上達道理一槩抹撥只要認此三
圈如何深造自得便可居安資深左右逢原便
可耳目手足聰明恭重四端五常經綸叅贊如
何賴此為本從前聖賢講天命率性脩道性道
教之目戒慎恐懼慎獨之功與夫明德新民至
善之綱領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之條目至甚完

而程朱之闡發無一遺義矣不思以此為學以此教人而造為虛妄不經之談自悞人是誠心耶

學髓云形骸有少有壯有老有死而此一點靈原無少無壯無老無死塞天地貫古今無須臾之或息會得時天地我立萬化我出千聖皆比肩古今一旦暮

全無着空說大話使人從何處着力總是禪家套子吾儒從無此口腔亦無此是解

又問此不過一己之靈原何以塞天地貫古今曰通天地萬物上下古今皆此靈原之實際也非此靈原無以見天地萬物古今上下非天地萬物上下古今亦無以見此靈原是以語大語小莫是載莫破

人從小讀大學中庸如何忘却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是如何解說天地之位萬物之育須從致中和來而致中和須從戒懼慎獨來此總是脩道之功而脩道要知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惟禪家乃有參頭頓悟等而象山陽明陰祖之改頭換面撰出一段邪說中孚竊取以為竒秘並無一字一句合吾儒正經道理也

又云人：具有此靈原良知良能隨感而應日用

不知遂失其正^騎驢覓驢是以謂之百姓學之如何
惟求日用之所不知者而知之耳曰知後何如曰
知後則返于無知未達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孟子言人^生之初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少而愛親
長而敬兄謂之良知良能以驗性之本善舉一
端而言耳若少而頑耍呼罵長而好色好鬪未
嘗不夾雜并出所以聖賢未生之前有胎教既
生之後有少儀小學長而入大學種^二方法務
去其氣稟之私而全其性中之仁義礼智擴而
大之有條有理有本有末有辭有用皆由于學
問之功未嘗只就此不學不慮之一端而致之

便可以為聖人陽明致良知之說已是偏說而
不可訓今日求日用之所不知者而知之如何
求如何知全然糊塗鶻突又曰知後則返于無
知依舊是無星之秤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上
古淳朴之風非聖人之學當學此等百姓而即
可以塞天地貫古今也

又云知辭本全不全不足以為知仁者見之以為
仁知者見之以為知見相一立執着未化終屬半
鏡

夫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及其至也
聖人有所不知說一全字終是影響大學致知

格物亦就大者切近者而言非盡天下之物而格之而無不知也故但曰知至不曰全知至之云格人倫日用之理必極其精而非一知半解可謂之至字豎說全字橫說猶立人達人

是豎說博施濟眾是橫說至如仁者見之謂之

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猶所云橫看成嶺側成峯

見相則學髓之三圈獨非見相乎

又云一內外融顯微已應非後未應非先活潑

地本自周圓有所起伏自室大全

此摠是糊塗鷓突禪門机鋒孟子所謂遁辭也

何謂起伏亦自難解

又云無聲無臭不睹不聞虛而靈寂而神量無不

包明無不燭足順應無不成宜若無故起念便是無

風興波即所起皆善發而為言見而為行可則可

法事業烜卓百世尸祝寃非行所無事有為之為

君子不與也

作大言以欺世不思與聖言刺謬世法世則中

庸之書皆不足述行所無事無為而治引來失

旨中孚于四書未曾講透何可言學

又云當下便是不學不慮無思無為一用安排即

成乖違是自牴真趣自死生機

依此語只是無師友不識字任性而行便是聖人

又云哀莫大于心死而形死次之順此生機方是活人日充月著完其分量方是人中之人立人達人轉相覺導由一人以至于千萬人由一方以至于千萬方使生机在、流貫便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

有何實際教人下手總是大言欺人之語

又圖

虛明寂定

齋戒

此神明
其德之
要務也

靜坐

昧爽香

雞鳴平旦與此相近起而應事易于散乱先坐一炷以凝之

中午香

自朝至午未免紛于應感急坐一炷以續夜氣

戌亥香

日間語默動靜或清濁相乘須坐一炷以驗之果內外融徹脫洒不擾否

問得力之要曰靜乎曰學須該動靜偏靜恐流于禪曰學問該動靜而動則必本于靜動之无妄由于靜之能純靜而不純安保動而不妄昔羅盱江揭萬物一體之旨門人謂如此恐流于兼愛羅曰子恐乎吾亦恐也心尚殘忍恐無愛之可流今吾思慮紛拏亦恐無靜之可流
此段無大錯周子亦言主靜然動靜交資不全

靠着靜但靜在動先耳

然分程必以香何也曰鄙懷俗度對香便別限之一炷以維坐性亦猶猢猻之樹狂牛之栓耳曰每日三座不亦多乎曰吾人自少至長全副精神俱用在外每日動多于靜今復元始欲追須且矯偏救弊靜多于動庶有入机三度之坐蓋為有事不得坐及無坐性者立若夜能久持則不在此限

議論頗合但必坐香必三度此亦二氏之教至云追復元始非吾儒靜坐之謂吾儒靜坐只是涵養亦隨便靜坐不必拘定幾度拘定炷香也心澄則珠自現心澄則性自朗故必以靜坐為基

三炷為程齋戒為工夫虛明寂定為本面靜而虛明寧定是謂未發中動而虛明寧定是謂中節之和時、返觀時、體驗一時如此便是一時的聖人一日如此便是一日的聖人一月如此便是一月的聖人終其身常、如此緝熙不斷則全是聖人與天為一笑

以虛明寧定貼中節之和不顯聖人之名亦不可一時襲取

必認識神為本面障緣益基本覺益昧

識神本來面目皆二氏語講未講去只是禪和派頭從古聖賢何曾有半字如此說

寐時漫無主張死時又將如何寐為小死、為大死不能了小死何以了大死故必醒如此寐亦如此生如此自然死亦如此矣存順沒寧是善我生者正所以善吾死也

此是佛家說法話頭全為死後美計聖人但言生未嘗言死未知生焉知死孔子之教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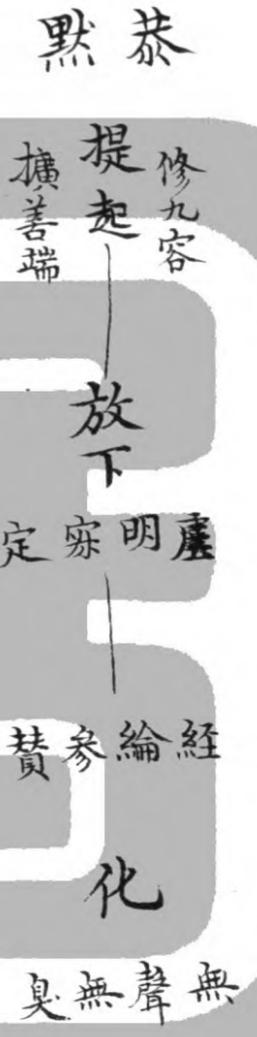
歲月易過富貴如電吾身尚非吾有身以外何者是吾之有須及時自策自勵作主自宰屏緣滌慮獨觀本真毋出入毋動搖毋昏昧毋倚落湛、澂、內外無物往復無際動靜一原含眾妙而有餘超言思而迥出此一念萬年之真面目也至此則無聖

凡可言無生死可了先覺之覺後覺、此也六經之經後世經此也大學之致知致此也中庸之慎獨慎此也論語之時學習學習乎此也孟子之必有事有事乎此也以至濂溪之立極程門之識仁朱子之主敬窮理陸之先立乎其大陽明之良甘泉之認無非恢復乎此也外此而言學即博盡義皇以來所有之籍是名玩物著述積案充棟是名喪志總之為天形之民噫弊也久矣

佛家動輒言生死大事以此怖人全無實際只將一棒一喝豎拳捧塵口、說這箇不知這箇是何物此段純祖述他

問心何以有出入曰心無出入有出有入者妄也
 須令內緣不出外緣不入不為窮通得喪毀譽生
 死所動搖時振時惺不使懈怠因循生昏昧不倚
 見聞覺知不落方所思想方可言心
 心是活物要當操存以理義悅心、方不放手
 不倚見聞等語依舊是禪學
 二曲集又有授受紀要一篇并摘出

肘後牌



終日欽凜對越上帝篤恭淵默以思道思之而得
 則靜以存其所得動須察其所得精神絕覺放逸
 即提起正念令中恒惺、思慮微覺紛雜即一切
 放下令萬緣屏息修九容以肅其外擴善端以純
 其內、外交養湛然無適久則虛明寂定渾然太
 極天下之大本立矣大本立而達道行以之經世
 宰物猶水之有源千流萬派自時出而無窮然須
 化而又化令胷中空、洞、無聲無臭夫是之謂
 盡性至命之實學未至于斯便是自棄千萬努力
 念茲在茲

空、說思道思箇恁麼中庸言慎思須自學問

來非空思也若說到達道行仍須逐事講究兵
農禮樂不是打坐禪和棒喝濟事摠之舍前聖
先儒之成規治身治人無一是處聖賢未嘗不
言化敷化從祖述憲章上律下襲來動變化從
致曲來大而化之、謂聖從可欲之謂善來未
有空無一物而可以成已成物至于化者也

立身要有德業用世要有功業德業須如顏曾思
孟周程張朱功業須如伊傅周召諸葛陽明方有
躋有用不墜一偏

既云有躋有用如何又分德業功業須如夫子
說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

可卷而懷之孟子云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曾
子、思易地則皆然方是有体有用不墜一偏
○集中大槩宣揚王陸其口、程朱不過門面
話牽合兩家以避訛訕不知兩家之不可合如
方圓冰炭之不同欲牽合者不過推墨附儒之
意今此種派頭塞滿此世界矣其崇正闢邪者
寥、可數此余所以不得不心憂而亟辨之也

